

温婉的王爷，睿智的皇帝，美如画的少年，还有嗜血绝情的仲楚歌，

她将舍谁取谁？

夏末一◎著

柔情王爷 霸气妃

红尘初妆，苍老了岁月年华，铅华洗尽，
是谁与她并肩浪迹天涯。
何处繁华笙歌落，如若不曾相濡以沫，
便从此相忘于江湖。



她有碧落石，他有黄泉玉。
碧落黄泉相生相克，正如他和她之间的爱恨纠葛。

中国华

夏末一◎著

柔情王爺

霸氣妃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柔情王爷霸气妃/夏末一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113-3554-8

I. ①柔… II. ①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9866 号

●柔情王爷霸气妃

著 者/夏末一

出 版 人/方 鸣

策 划/周耿茜

责任编辑/文 慧

责任校对/孙 丽

装帧设计/玩瞳装帧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 16 字数 240 千字

印 刷/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3554-8

定 价/28.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目录

- 第一章 荒野间夺命厮杀 / 001
- 第二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 003
- 第三章 追命肃杀平地起 / 008
- 第四章 揽月楼阁宿美人 / 011
- 第五章 今生缘起缘落时 / 013
- 第六章 碧落转世几生哀 / 020
- 第七章 莫道天命知几许 / 025
- 第八章 落花不解流水意 / 028
- 第九章 绝世霓裳羽衣舞 / 031
- 第十章 既来之便则安之 / 035
- 第十一章 揽月群花斗芬芳 / 039
- 第十二章 妙舞灵蛇魅众生 / 043
- 第十三章 酒不醉人人自醉 / 049
- 第十四章 生死寂寥为楚歌 / 055
- 第十五章 多情总被无情恼 / 059
- 第十六章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 065
- 第十七章 夜遇叱咤双蛇 / 070
- 第十八章 有缘修得同屋住 / 075
- 第十九章 曾经沧海难为水 / 080
- 第二十章 小试身手成赌神 / 085
- 第二十一章 古春节联欢晚会 / 090
- 第二十二章 道是无情却有情 / 097
- 第二十三章 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 102

- 第二十四章 为伊消得人憔悴 / 107
- 第二十五章 此生悔做帝王妇 / 115
- 第二十六章 一寸相思一寸灰 / 121
- 第二十七章 同是天涯亡命人 / 125
- 第二十八章 从此萧郎是路人 / 131
- 第二十九章 一人宫门深似海 / 137
- 第三十章 淡烟微雨如梦逢 / 143
- 第三十一章 可怜徒添一恨 / 148
- 第三十二章 一朝伴在君王侧 / 153
- 第三十三章 南蛮无知掠西风 / 159
- 第三十四章 却向断肠诉离殇 / 164
- 第三十五章 浮华转世一瞬空 / 171
- 第三十六章 守得云开见月明 / 179
- 第三十七章 此情可待成追忆 / 186
- 第三十八章 只是当时已惘然 / 192
- 第三十九章 夏日盛荷逐冬梅 / 199
- 第四十章 除却巫山不是云 / 205
- 第四十一章 谁知吾爱心中寒 / 211
- 第四十二章 君无戏言终是戏 / 216
- 第四十三章 空留一夜梦相思 / 227
- 第四十四章 自古多情空余恨 / 236
- 第四十五章 望断鹊桥归路 / 244

第一章 荒野间夺命厮杀

微风吹皱了一地青草，沧海桑田，转换了时空，正是花红柳绿之际。僻静的荒野，空旷的山谷，绿草葱翠，野花零星地散落着，点缀了一季的生气，溪水叮咚，敲打着欢快的拍子，不知名的鸟儿从远处的树林里飞来，发出低低的鸣叫声。

快马奔驰之声远远地传来，惊动了林间安心栖息的鸟儿，一匹马当先从茂密树林中蹿出，马上的青衣男子鬓发凌乱，脸上身上有让人触目惊心的血痕。身后几匹快马紧跟着冲了出来，马上的黑衣人亦是一身狼狈，血溅身衣，但仍穷追不舍。

“嗖嗖”几声利箭破空的声音传来，眼看着就要射中青衣人，千钧一发之际，青衣人手中剑光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躲过呼啸而来的利箭，斜身跃起，身体一个前扑，在箭雨中蹿了出去，而那老马悲鸣的一声长嘶，轰然倒地。

马蹄狂乱，后面的十几个黑衣人风驰电掣般地追了上来，什么话也不说，挥舞着长剑就朝青衣人追杀过去。

青衣人脸上神色不动，眼睛里遍布着象征疲惫的血丝，但眼神却凝聚成一股凌厉的戾气，让人不寒而栗。几个回合下来黑衣人已死伤大半，青衣人身上也多出了好几处血痕，渐觉体力不支，他一个飞身上马，一手拉缰，一手横向握着利剑，一头散乱的黑发在半空中飞扬，浓烈的眉如利剑一般，那双浓黑深沉的双眼凌厉地惊人，高挺的鼻子下是薄而寡淡的唇，线条分明的脸颊上混合着血水，透着绝对的肃杀和凶狠。

马蹄未停，一个黑衣人纵马飞跃追上，一刀横空而过，迎面砍向青衣人的脖颈，青衣人剑在瞬间闪过，如定格一般停在了半空。黑衣人眼睛瞪得铜铃般大，身体僵硬着从马上坠落，脖颈间血水飞速迸发出来。血花四溅，马蹄长嘶，远离了树林的草丛里似乎还有一个黑色的死神，拿着镰刀



正拭目以待。黑衣人的刀快，青衣人的剑更快。那剑几乎快得让人看不见，铁硬的杀气让人窒息。青衣人不屑地膘了一眼坠马的黑衣人，停也不停，一提马缰绳，快如闪电在草地上奔驰。

前面竟是万丈深渊。青衣人手下马绳一提，骏马嘶鸣着抬起了前蹄，稳稳地落在悬崖的边缘上，那黑衣人连人带马依旧追冲而来，似是要将青衣人一起带入崖底，却在下一刻，血色如利剑而出，身形骤然折断，马和人连一声都没叫出，便直愣愣地坠入悬崖。

后面追杀而上的黑衣人一个个将心提到了嗓子眼，纵是下了必死的决心，真正站在了死神面前，那透入骨髓的杀气依旧让人禁不住颤抖，而眼前的青衣人，跟收割生命的死神又有何差异？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你杀了我极乐门那么多的弟兄，今日定将用你的人头去祭奠他们！”一个领头黑衣人上前说道。

青衣人眉眼中肃杀之色不收，血红着双眼，却突然起了一丝玩味的笑容，“你也知你极乐门弟子平日作恶多端，今天一一送来让我灭门。”

一句极具挑衅的话语点燃了黑衣人的怒气，他们纷纷下马，一步一步向青衣人逼近，青衣人握紧了手中的剑，眉头紧蹙，前有追兵后是悬崖峭壁，今日怕是要绝命于此。既然免不了一死，不如竭力厮杀一场，即使是死也要再多几个人陪葬，他眸子骤紧，嗜血之气让人生寒。

刀光剑影中，青衣人心口上渗出的血水越来越多，即便是人剑合一也抵挡不住黑衣人致命的绝杀，领头黑衣人看出了其中的端倪，运气于冰冷的剑上，看中了一个缝隙，一剑刺向青衣人心口处，这一剑集中了他所有的力量。

眼看剑尖就要刺上青衣人的胸口，突然一团白影笼罩了下来，还没来得及抬头去看是何物，那团白影便扑向了悬崖边缘的青衣人，一人一影紧贴着坠入悬崖，黑衣人首领赶紧跑到崖边，只见一团白影覆盖着一团青影一起消失在云层里。

第二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不要!”柳芷烟从昏迷中醒了过来,突如其来的光亮刺得她眼睛生疼,她用手遮住了眼,阳光明媚,可是却感觉到彻骨的寒冷,她打量起周遭的环境,自己竟然躺在一条小溪边,白色婚纱早已湿透,凉凉地贴在同样冰冷的皮肤上。

“啊嚏!!!”她忍不住打了个喷嚏,“好冷啊……”,赶紧从水里爬起,突然发现溪边还有一个人,她顾不上寒冷,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把那人拖到了岸上,探了下鼻息还有微弱的气息,应该才落水不久。

眼前这男子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的样子,一米八几的身高,肤色白皙,一袭青衣因沾上溪水紧紧贴在身体上,将完美的身材展露无遗,光洁的脸庞透着棱角分明的冷峻,长长的睫毛下是高挺的鼻,绝美的唇形,无一不在张扬着高贵与优雅,又有狂野不羁,邪魅性感。但他身上穿的衣服却怪异得很,不是T恤也不是衬衫,竟然是袍子,像是古装戏里的衣服,头发好长,散乱地披着。

她将他口鼻中的杂物清除,然后用手捏住了他的鼻子,俯下身去给他做人工呼吸,弄了半天那个男人还是没有醒。

“你是怎么回事,初吻给了你,最后的力气也用在你身上了,你还不醒来,你对得起我吗,小心我把你扔在这荒郊野外让你被虎狼叼去!”她恶狠狠地说着,虎狼……某女子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在荒郊野外,万一天黑之前还没有遇到活人,那被叼去的可能是自己了呀。又做了几次胸部按压,再次向那香艳的唇上凑了去,那人竟然睁开了眼睛,像黑水晶一样闪烁着的深邃双眸,让人无端生畏。

还没来得急说话脖子就被一双有力的手给掐住了,呼吸好困难啊。

“你是要掐死我吗,这可是标准的恩将仇报啊,我诅咒你,诅咒你买泡面没有调料包!”芷烟吐字不清地骂着,爹妈虽给了她一个淑女的名字,可



她从不按淑女行为出牌。脖子处被掐得更紧了，看着那双带着绝对杀意的眼，她心生绝望，她是遇上杀人犯了吗？

“你何人？”他开口道，声音中带着丝丝沙哑，还有掩饰不住的疲惫与虚弱。芷烟瞪着他，用眼神告诉他：你这么掐着我我要怎么说话啊。青衣男子好像看懂了她眼里的意思，掐住她脖颈处的手指微微松了松，然后放了下来。女孩身上没有一丝危险的气息，纵使经过一场劫杀后每一个细胞都还保持着警惕，但却莫名其妙地对她放下心来。

“你这人有没有良心啊，是我把你救活的呃，要不是我你早就死在冰凉的水里了。”芷烟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你何人！”他再次低低地问道，声音里却有着令人无法忽视的威严，同时手貌似无意地抚上了胸膛，怀里一直佩戴的玉竟然微微发着热。

芷烟对着他零下几十度的脸一个劲翻白眼，“你管我是谁！”她没好气地回答道。

杀机如冰刃遽起，他深眸中闪着异样的光。芷烟一惊，“好了好了，你别瞪着我好不，我叫柳芷烟，21世纪的三好公民，麻烦你别这么紧张好不好？这样子很容易患上心血管疾病的。”说着拍上了他的肩膀。

手却在空中突然被抓住，男子眼睛里满是冷意，“男女授受不亲，请姑娘自重。”然后用力地甩开了芷烟的手。

芷烟气结，小声地嘀咕着：“那我刚刚还吻了你呢，你怎么不快点醒来，里外不一的禽兽！”

他轻蔑地笑了一声：“姑娘自己投怀送抱，岂能怪在下无礼，请恕在下无法对姑娘负责。”

“谁要你负责了，接个吻而已，要我嫁给我还不如去死呢，长得好看了不起啊，姐姐我帅哥见多了，不带你这么讨厌的！”

他丝毫不理会她的怒骂，冷声问道：“你为何从天而降？”

“从天而降？”芷烟瞪大了眼睛，她是从天而降的吗？

青衣男子冷眼看着芷烟脸上瞬间变了几变的神情，心底暗暗一沉，深知问不出什么了，也不再浪费时间，起身准备离开，晕眩感如洪流一般涌向他的脑海，即使有意志支撑着，身体却不由控制地想要停歇下来，终于在阳光的照射下轰然倒地。

芷烟大惊失色，急忙跑到他身边，掐着他的人中，“要晕也要先告诉我

怎么走出这个鬼地方啊！”又见他薄薄的青衫上隐约渗出些血丝，芷烟心一惊，拨开了他胸前的衣物。

一道刀痕出现在美男子的心口上，伤口处经过河水的浸泡已经泛白，猩红的鲜血浸透了衣裳。芷烟到周围找到一些有止血功效的植物，将他的伤口简单地清理了一下，看着那道与心脏只差几厘米的刀痕，还有青衣男子睡梦中依旧紧蹙的眉头，心中不禁起了怜惜之意。

刚刚昏迷的时候梦到自己进入了一个隧道，隧道壁上镶嵌了五颜六色的光芒，她在隧道里来回翻滚着前行，醒来后就到了这里，刚刚还在教堂里的啊，对了，徐凌正好在给自己戴结婚戒指呢。芷烟下意识向右手的手指摸去，戒指还在，在她手指上隐隐泛着光芒。

她记起来了，就是这枚戒指，徐凌将它套在自己的手指上时它突然泛出一股刺眼的光芒，然后他们就都消失了。为什么那个男人说自己是从天而降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她深呼吸强迫自己静下心来，头却越发得疼。她跪在小溪边，想要洗把脸清醒一下头脑，却被水中的倒影吓了一跳，五官还是自己的五官，发型也没变，却是一脸的稚气，皮肤白里透红。看着自己回复了青春的容颜，芷烟的心情大好，她本就是那个不爱把事情放在心上的人，于是注意力被轻松地转移了。

又好好欣赏了自己一番后她开始打量周边的环境。

举目望去，草地的四周皆是连绵起伏的青山，葱葱郁郁气势磅礴，淬染了林木色泽，一色碧绿的青山平静而深远地铺展在天地间。溪流从山的深处缓缓蔓延而下，不急不缓，如珠玉轻落盘中，流淌于寂静的深山。山风微凉，吹得她发丝飞扬，抬头望向一碧如洗的天色，阳光似金，淡淡铺泻长空。

她伸手，仿佛想握住流动的光线，阳光落入眉心，却有隐隐的刺痛。她微微叹气，这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就连阳光都感觉如此陌生。她面对着寂林山野站了很久，任时光流转。

青衣男子再度醒来时已接近傍晚时分，他挣扎着坐起身来，无奈伤口经不起震荡，又有鲜血涌出。他微微皱了皱眉，想必甚是疼痛，却始终一声不响，冷峻的唇角紧抿，眸子中一片暗沉，遮挡了所有感情，包括痛楚。

“你别乱动，一会儿还得换药。”芷烟将一个临时做的药包递过去给他。



黄昏下的夕阳折射出温柔的晕黄，青衣人的脸看起来依旧煞白，但却有遮掩不住的光华外泄，眼神犀利，带着满满的警惕，略有些吃力地用手撑起身体，没有接她手中的药包。

芷烟一手打开药包，一手毫不避讳地伸手帮他解开衣衫，他警觉地抓住她的手，蚀骨的冰凉，芷烟望着他的眼睛，那无时无刻的警惕只是更加触动了她心底的柔情，叹了口气说道：“若不勤换药，这伤口会被细菌感染的。”

那人原本静默的眼中掠过一丝诧异，慢慢松开了她的手，开口道：“有劳姑娘。”

芷烟将他伤口处已干涸的草药一点点取下，取到后面时牵扯到了心口肉，他感到痛楚袭来，就连每一次呼吸都会牵扯到伤处，撕心裂肺的疼痛几乎将人的体力抽空，唯有芷烟指间下轻巧的动作，为他带来些许清凉的缓和，触手处始终蕴藏着某种沉稳的力度。她眸光轻动，对他投去安静的一笑，那笑落在了他深黑的眼眸底处，一转便被吸了进去。

芷烟感觉他身上温度有些偏高，她蹙眉：“但愿不会烧起来，你再休息一会儿吧。”

“不用了。”见草药已换好，他将衣襟一合，顾不得疼痛，兀自站起身来。只见他背对着她，沉默着脱下了自己的外袍，丢给了芷烟。

芷烟心中一暖，将那块袍子披在身上。见他要走又急忙追过去抓住他的手，“你可不能一个人走了，我一个弱女子，独自在这荒郊野外多危险啊！”

“跟着我便是。”依旧是冰冷的语气。

但芷烟听到他这么说，还是放心了许多，便松开了他的胳膊，跟在他的身边行走着。

青衣男子一路上一句话都不说，芷烟却絮絮叨叨个不停：“你叫什么名字啊，看你长得这么帅，一定是学艺术的吧，是电影学院的？”

他看都不看芷烟一眼，完全没听到一般继续前行着。

“你身上还穿着古代的袍子，这是哪个朝代的衣服啊，布料还真不错，对了，你们现在是不是正在拍戏啊？”她往四周看了看，除了山还是山，哪有什么人。“你现在是去哪儿呢，你是不是出意外脱离了剧组了啊，你现在是带我去找大部队吧，等会儿把我介绍给你们导演喽，我一直以来都很喜

欢拍戏呢。”

像是受不了她的喋喋不休，他突然停下了前进的脚步，瞥了她一眼，冷冷地说道：“姑娘还是省点力气留着走路吧，我们必须要在天黑之前找到一户人家落脚，要不然碰上豺狼虎豹的，在下也难保姑娘安全。”

芷烟白了他一眼，“连个名字都舍不得说，那我以后就叫你无名了，省得我以后报答你也找不到人啊。”他依旧不理她。她讨得个没趣，终于悻悻地闭上了嘴。



第三章 追命肃杀平地起

夜色黑沉如墨，铺天盖地地洒下，淹没了目所能及的每个建筑，每个角落。没有夜市，没有霓虹灯，白日里的喧闹繁华，车水马龙仿佛被无边无际的黑暗吞没，裹在一团含糊难辨的浓墨中。

这是个陌生的地方，雀跃如芷烟也忍不住屏气沉默起来，两人立一条荒芜的街道上，绵长而诡异的道路无声无息地蜿蜒向前，看不到尽头，找不到黑暗的出口。

清冷的月光洒下，在黑夜里流出一堆堆婉转的白，一阵风吹过，芷烟身上的袍子滑落一角，肩上裸露的肌肤在月光下泛出凄凉的白，她收紧了袍子，转头望向无名，他已停驻脚步许久，默默望着浓墨般笼罩的街道，仿佛在侧耳打探风里的什么声音。

芷烟不明所以地顺着他的目光望去，黑暗，仍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黑暗，想是被这令人几近窒息的黑暗与沉默吓着了，反应过来又不禁懊恼，想说点什么来缓解这崩人心弦的气氛。

“那个……”

“不要说话！”她才开口就被他厉声打断，空气中隐约传来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发出，却以迅猛的速度向他们靠近。

“躲开！”芷烟还没来得及细听那是什么声音就被他迅速拉了过去，一条银白的光线擦着她的发际呼啸而过，无名胳膊一甩，她便被丢到了墙角处。又是几条银白的光线飞来，全是循着无名的方向，只见他一个后下腰，躲开了那些光线。

“哇，帅呆了！”他灵敏的反应被芷烟看在眼里，她忍不住拍起手来，这人肯定是专业演员，功底真不错。兴奋中却没注意到几条银白的光线从右侧面飞过来，说时迟那时快，无名飞奔上前，腾空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侧身出腿，硬生生将那几条银白的光线踢落在地。

“哐当”，金属落地的声音，芷烟蹲下身去拾起，惊讶地捂住了嘴巴，那是一把尖锐的匕首，在月色的照射下，闪着诡异的银光。黑暗中几条黑影疾步向他们奔来。

“走！”他英眉一皱，拖起芷烟的手快速奔走，才奔出没几步二人立即被几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黑衣人围住了。

两方相视对立了片刻，突然领头的黑衣人做了一个手势，一列人以他们俩为中心快速地奔跑起来，黑衣人手中的剑就着清冷的月光，一圈惨白的银光射出。

无名飞身而起，一脚踢在最靠近他们的黑衣人身上，那个黑衣人如一只脱线的木偶飞身而出，撞在墙上然后又跌落在地，一口鲜血染红了韶光。银光圈缺了一个口，无名动作没有停下，跟其他黑衣人厮杀起来。

芷烟很不可思议地望着墙角边那个命在旦夕的黑衣人，其他人却如同没有看见一般，不断地进攻。无名不知何时已夺下了一名杀手的剑，利剑在他的手上发出嘶鸣声，应着冰冷的月光，折射在他冷酷的脸上，英俊中带着肃杀。

剑出手的瞬间，又是一个人倒地，脖颈间不断有猩红的血液涌出，芷烟紧紧地捂住嘴巴，避免自己因为恐惧而叫出声来，她再也无法说服自己这只是在演戏，一具具的尸体在她面前倒下，鲜血染红了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他们到底是什么人，眼里还有没有法律？！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处于多么危险的境地，自己竟然跟一个杀人魔待了那么长的时间，难怪他那么冷酷，原来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她望着杀红了眼的无名，畏惧与厌恶之情油然而生，手蓦地从他掌中抽出，她不要他握着，不要一个杀人魔保护！

无名抓着芷烟的手突然抽空，头转向芷烟，芷烟恐惧的表情让他心骤然一紧，分神的片刻一个黑衣人挥剑而上，一声闷哼，无名的左肩上已经被锋利的剑刃划伤，他右手一挥，黑衣人的脖子上现出一道血痕，直愣愣地倒地。

他望着芷烟，阴冷的目光吓得她后退了一步，他突然伸手将她拉入怀中，芷烟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一个人已经倒在自己的脚下。她大骇，若不是他出手及时可能此刻倒在地上的人就是她了。

“走！”无名又抓起了芷烟的手奔逃起来，极乐门的杀手穷追不舍，不



杀死目标决不罢休，倒不是畏惧他们的武功，只是他们人多，采取的又是以死相斗的方式，只要自己稍稍露出破绽就会死在他们的剑下，若持久地打下去，只怕还未杀尽他们自己已经体力不支，更何况自己还要保护另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

芷烟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被他提起来了，他那么高，她的头抵在他的胸膛上，明显传来他急促而有力的心跳，芷烟听着他的心跳声，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她抬头望向无名，他阴冷的眸在月色的照射下发出慑人的光芒，生死悬于一线，她却全然忘记身边的危险，一颗心沉在了那双见不着底的眸子里。

不知道跑了多久，前面渐渐有了亮光，后面仍是无尽的黑暗，似要吞噬万物的黑暗，无名松开了芷烟，将她往前面一推，“向着有光的地方跑！”

她感觉腿已经酸痛难耐，身上的袍子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掉落了，风呼呼地刮着，她却感觉不到寒冷，她拼命向前奔跑。快点，再快点，柳芷烟，不想死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就快点跑，逃离了黑暗就回到家了，家里还有哥哥在等着自己。亮光的地方越来越近，她欣喜地流出了眼泪，却没有注意到无名已经在某个时候离开了自己，她只是想着逃离，逃离……

第四章 揽月楼阁宿美人

“你说把她留在这里是总坛主的意思？”揽月阁的内间一个冷冷的声音响起，说话的男子眼神如鹰般锐利，让人不敢直视，此刻正坐在一张红木椅上，望着桌面上的茶杯，眼里有愠怒之色。

“是的，副坛主。”站在他面前的女子名叫苒姬，面无表情地回答着，女子三十出头的样子，穿着华丽，妆容妖娆，妖娆中又带着一丝令人畏惧不敢随意侵犯的气质。

男子一只手端起一盏茶杯，徐徐地抿了口茶，“为什么？”

“总坛主只说留着她有用，属下不知其中原因。”苒姬淡淡地回答，她对那个女子的来历与留下的原因完全不知，只是接到隐士下达的命令后就给她服下了密制毒药。

“那她要被送进宫吗？”男子望了望屏风后床的方向问道。

苒姬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讶然之色，副坛主今日是怎么了，他向来对外界事务不上心，只是下达命令，执行命令，为何这次总坛主只不过命人送来一个陌生女子，他便特意前来询问。那陌生女子虽也算得上是个美人，但揽月阁美女云集，比她娇媚动人的大有人在，怎么也看不出她什么地方值得一向冷酷的副坛主如此关心，看来他们关系非同一般啊，如若真是非同一般，总坛主又怎会将她送到这烟花是非之地，实在是令人费解。

“总坛主并未做多吩咐，只叫苒姬不用给她特别的待遇。”她波澜不惊地答道。

“我若不想她公开露脸呢？”他紧捏着茶杯，语气冰冷，让人不寒而栗。

“属下不敢违抗总坛主的意思。”她依旧是平静地站着，仿佛没有察觉到男子陡然升起的怒气一般，“也请副坛主权衡事情轻重再做行动。”

“哼！”他看也不看她一眼，拂袖而去，茶杯在他离开的瞬间破碎掉，未饮尽的茶水沿着红木桌的边缘缓缓流下，一滴滴地落在地板上。



苒姬如释重负地坐到红木椅上，望着滴落在地的茶水，喃喃地说：“你可知，我只是不愿你出事。”

一个脆脆的声音在门外响起，“苒妈妈，大夫来了。”

“进来。”

门被打开了，一个小丫头出现在门外，十三四岁的模样，穿着素色罗裙，不着脂粉，倒显得清秀可人。

小丫头将一名提着药箱的老人请进了屋。

老者给陌生女子把完脉后，苒姬问道：“情况如何？”

“无碍，许是受了些惊吓导致脉象不稳，加之身体疲劳过度这才昏迷不醒，我开几服安神药给她服用，休息片刻便安然无恙。”送走大夫后，苒姬站起身来，吩咐道：“你叫小兰是吧，从今日起你便跟着她吧。”

“是。”小兰乖巧地低头应着。她本是青楼的小丫头，这次因为揽月阁缺少人手被分到这里来，反正都是做下人，只是希望这位主子不要像青楼里其他姑娘一样心情不好了就虐待自己的丫鬟。